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于 沛 成崇德 朱誠如 李文海

孟 超 馬大正 徐兆仁 陳 樺

鄒愛蓮 戴 逸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主編 紀寶成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教授

副主編 何芳川 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教授

編委 （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興康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編審

朱則傑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文化學系教授

杜澤遜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李靈年 南京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沈乃文 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研究館員

宋平生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研究館員

孟超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副社長，編審

柯愈春 人民日報社高級編輯，人民日報出版社編審

徐凱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 樸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章 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長，編審

黃愛平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傅璇琮 中華書局原總編輯，編審

葉君遠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楊 忠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

楊東梁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原館長，教授

趙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編審

蔣 寅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大軍 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副研究館員

戴龍基 北京大學圖書館原館長，教授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縹緲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

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

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陵，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

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

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清代詩文集彙編序

紀寶成

清代文獻整理，係國家清史纂修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有清一代，文化發達，學人衆多，傳世之文獻典籍，難以勝計。案之以傳統四部分類，則尤以集部爲最。據現有書目統計，清人著述總數約爲八萬種，集部一類即佔據其半壁江山，計約四萬餘種。集部文獻不僅數量浩瀚，且體裁多樣，舉凡學術文論、詩詞歌賦、傳記碑銘、書啓奏議，乃至題跋贈序等，諸體皆備，各造其詣；更兼內容廣博，可謂囊括經史，牢籠百家，上自天文曆法，下至地理山川，大自國政朝章，小至奇聞逸事，旁及文字音韻、典制名物、金石書畫、草木蟲魚、名勝古迹，乃至個人情懷、志趣喜好、生活習俗等等，幾乎無所不包。以今之學科領域觀之，則涵蓋政治、經濟、軍事、邊疆、民族、科技、教育、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天文、地理、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堪稱清代社會之百科全書，中國歷史之文化寶藏。

然清代詩文集價值雖高，卻未能得到充分發掘利用，迄今整理出版者，數量極爲有限，大量原刻本，乃至稿本、抄本、孤本、珍本等，分藏公私各處，查閱不便，保存堪憂。有鑒於此，清史工程開展伊始，編纂委員會即投入巨大人力、財力，用於文獻史料之搜集、整理、出版，一則以供清史纂修之需，二則爲搶救、保存、弘揚歷史文化遺產。而擇要彙編有清一代詩文集之宏大計劃，亦隨之提上日程，並由編纂委員會下屬之文獻組，着手進行先期籌備工作。

二〇〇五年一月，由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積極倡議，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聯合主持，三家携手整理出版清代詩文集之設想，經專家學者反復論證，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正式批准，得以列

入清史纂修工程文獻整理重大項目，並定名為《清代詩文集彙編》。初步計劃從現存四萬餘種清人詩文集中，精選三千餘種，編成一部規模宏大、內容豐富、排列有序而又自成體系之叢書，既為當前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提供足資參考之原始文獻資料，亦為後世留存一份珍貴文化遺產。

為適應編纂需要，本項目專設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兩個子項目組，分別承擔詩文集目錄編纂和作者小傳撰寫事宜。為保證學術質量，本項目特別聘請在清史研究、文獻整理暨出版等相關領域具有深厚學術造詣及豐富實踐經驗之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編纂委員會，負責審定總體規劃，監督工作進度，檢查學術質量等各項工作。數年來，有賴項目組全體成員積極參與，項目編委會各位專家熱誠襄助，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大力支持，清代詩文集整理編纂工作卓有成效。沈乃文教授主持之北大圖書館子項目組，楊東梁教授牽頭之人大圖書館子項目組，踏踏實實，兢兢業業，無間寒暑，辛勤工作，分別完成詩文集目錄編纂和作者小傳撰寫之任務。項目編委會各位專家，於百忙之中認真審稿，反復討論，嚴格把關。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教授，自始至終親自過問，多方關注，精心指導。文獻組陳樺教授、黃愛平教授亦傾注極大精力，全程參與，跟蹤管理，協助解決諸多具體問題。上海古籍出版社則憑藉多年影印出版古籍之豐富實踐經驗，獨家承擔全部掃描拍攝、編輯製作、印刷裝訂等各項實際工作。如今，《清代詩文集彙編》之整理編纂已然全部完成，總計收錄詩文集約四千種，涉及作者三千餘人，精裝八百巨冊。作為項目主編，吾心甚感欣慰，謹此向所有參與、襄助、支持、指導本項目之專家學者致以深摯謝意！然吾之搭檔，北京大學原副校長何芳川教授，出師未捷，遽然西歸，音容宛在，斯人已萎，每思及此，輒悵然傷懷！惟是項目得以蕺事，老友地下有知，亦當含笑九泉。

清代存世典籍汗牛充棟，文獻整理任重道遠。保存典籍，弘揚文化，乃一代學人志士之神聖使命。吾人得以致力於斯，誠一大幸事，亦為義不容辭之責任。然因水平有限，或有取捨不當乃至遺珠之處，懇望方

家指正。惟願《清代詩文集彙編》之整理出版，既滿足國家修史工程之需要，尤喚起學術界乃至全社會關注文獻典籍，重視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精神之發揚和優秀文化之傳承貢獻力量。

己丑年初春於中國人民大學

清代詩文集彙編凡例

一、《清代詩文集彙編》（以下簡稱《彙編》）以尊重歷史、保存文獻爲宗旨，收錄自清人關迄民國建立二百六十餘年間重要人物之詩文集，以弘揚傳統文化，促進清史研究。

二、《彙編》主要收錄有清一代在政治、經濟、思想、學術、文化諸方面有一定影響之作家詩文集，總計約四千種。

三、《彙編》收錄之作者，凡生於明朝、入清後仍有較大影響者，或卒於民國、在清末已有較大影響者，亦酌予收錄。

四、《彙編》收錄之詩文集，在選擇版本時，以刻本爲主，兼及抄本、稿本，首重全本。

五、《彙編》所收之詩文集，大體按作者生年先後排序（妻妾隨夫），生年相同者基本上依卒年先後爲序。生卒年不詳者，據目前可知資料相應編排。

六、爲保存資料原貌，本着求真原則，《彙編》所收之詩文集均據原本影印，於版刻漫漶、文字模糊之處，一仍其舊，不予描修。

七、爲方便讀者閱讀利用，在詩文集前附以作者小傳，內容主要包括作者姓名、字號、生卒年、籍貫（如係旗人則標出氏族、旗色）、科舉功名、生平履歷、學術活動及其主要學術成就等。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

總序 戴逸

清代詩文集彙編序 紀寶成

清代詩文集彙編凡例

林茂之詩選二卷 林古度撰 王士禎選

林茂之文草不分卷 林茂之賦草不分卷 林古度撰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卷一至卷四十二） 錢謙益撰

—

—

—

一

二九

一五五

漁洋先生手授

林茂之先生 挂劍集

七略書堂校刊

林茂之詩選序

勝國萬曆中海內太平文治熙洽士大夫官中朝者率皆優閒無事退朝罷直輒飲酒賦詩爲樂金陵號爲南京山川清麗衣冠翕集尤以風流文采相尚布衣工文之士多萃止焉閩人曹學佺能始官南京大理評事尤好山水每春秋佳日與諸名士登臨賦詩詩多清綺婉縟有陰何鮑謝之遺韻至今金陵人猶能誦之林翁古度亦閩人也少賦擗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其父初文孝廉嘗獻書闕下不報歸而卜居金陵翁及其兄君遷皆好爲

林茂之詩選序

詩歌又出交當代名士聲譽日起而翁尤與曹氏相友善故其詩清綺婉縟亦復似之萬曆己酉壬子間楚人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先後游金陵翁一見悅之相與方舟泝大江過雲夢憩景陵者累月於是其詩一變而爲楚音又三四十年天下大亂事勢陵谷永嘉南渡石頭不守曩時風流文采之盛不復可踪跡而諸公亦零落老死無復存者矣顧翁獨亡恙舊家華林園側有亭榭池館之美胥化爲車庫馬廐別卜數椽眞珠橋南陋巷掘門蓬蒿蒙翳彈琴讀書不輟有所感激尚時發之於

林古度 字茂之，號那子，亦號乳山道士，福建福清人，後寓居江寧（今江蘇南京）。生於明萬曆八年（一五八〇），卒於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明末布衣，明亡，隱居江寧以終。工詩，喜刻書。少賦《搗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與曹學佺、鍾惺、譚元春等友善。晚歲貧甚，暑無蚊幃，冬夜眠敗絮中。詩稿悉付王士禛，士禛選編爲《林茂之詩選》。另有《林茂之文草》、《林茂之賦草》。參考文獻：《清史列傳》卷七〇、《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七〇、《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